

文子

非一

文子姓辛名鉞一名計然蔡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匪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禹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接第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壽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閣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字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續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叢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皆

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蹟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于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壽山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湖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續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此而南聖。

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城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銕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廻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

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命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柳子厚芟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接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瀰旣爲之築室宵象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剖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蘊與所著云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此而南聖。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銕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廻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

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

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

成仲夏廬山道士寓南真館黃石翁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
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

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

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

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

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鉢字計然文子其號

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鉢師老子學早

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

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

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

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卒吳功成不有

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

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注

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

玄真經漢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

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續

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

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嘗塗南谷
予杜道堅謹序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老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此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別不攢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章別其旨題曰續義以便觀覽云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浊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鱗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道原於天萬物斯長道且强名何名非强
是故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
者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
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
可先矣